

吾乡潮州 我很骄傲

■冯树盛(潮州人,新快报记者)

29年前,母亲从潮州老家的井里挖出一块泥土,用红纸包好,放在我的背包里。我从潮安一个小镇,坐了近十几个钟头的客车,来到广州读书。屈指算来,居广州时间已经两倍于生活在潮州的时间,但故乡的种种情景早已浸入我的生活很深很深。

吾乡传统,厚植书香

几天前,弟弟和族兄送他们的孩子上大学。我自然是热情接待,即便平时交往不多的族兄,我也觉得应该好好地帮他的孩子,这似乎就是我分内的事。我不由得想起,几十年前,我大学期间每逢假期回老家走亲戚时,亲戚都会或多或少给我红包,表示支持。在广大的潮汕乡村,这种亲族亲戚共同关心后辈读书的情形,从来没有改变过。像我所在的1000多人的冯厝村,每年都有不少学子考上大学,有的家庭兄弟几人都考上大学。

尊师重教在吾乡是一种传统。在潮州历史上,唐代的韩愈时时被人提起。这里有山叫“韩山”,有江叫“韩江”。山水有情,以敬先贤。我惊讶于韩文公治潮八个月,退鳄鱼、治江河、兴文教,对后世的影响竟那么大!每次回乡,只要有时间,我总会带着孩子去韩文公祠拜谒,去沾一点文气。

在这种习俗乡风的影响下,吾乡多有文雅之士。就是普通的乡下老师,也不可小觑。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张运榜、李仕宏,板书的粉笔字就是最漂亮的楷书和行书。乡中每到春节前,都能见到一些农民手提斗笔写起对联,村民驻足观赏,讨个吉利。这种乡里氛围,弘功化育。广东的书画界,潮籍艺术家举足轻重。我身边的老乡朋友,也多有自幼学书画。字都写不好,在潮州老乡圈是不好混的。



■潮州广济楼。

敬畏天地,祈愿平安

在潮汕地区,拜老爷是一项无法绕开的民俗。

外地嫁来的媳妇,新近入埠的外地人,在当地难免会被看成异乡人。我带妻子(不是潮汕人)回老家,她很快就入乡随俗,跟着我母亲去庙里进香拜老爷。在家的老母亲,每逢过节便会烧香求保佑(保佑),她小小声地念着,请老爷佑全家安康,保护出外的儿子平平安安。殿上的老爷总在默默地注视着善众,冉冉腾升缭绕的香烟中,神似乎和人进行了对话。

两年前父母来到广州和我一起居住,母亲还专门请了老爷和祖宗,告诉他们,我们现在移居广州,住哪个小区哪个房间,不要走错门。我问母亲神明和祖宗能不能收到,她笑说,我们礼数要到,做事要有诚心。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做事用敬”吧。受唯物主义教育长大的我,此刻明白了“敬神如神在”的意思。

以后乡村里的庙,香火还会不会一直旺下去?我不知道。庙里的香烟缭绕

中,村里的婆妈姑爹互相问候“你家儿子在哪工作了”“你家女儿出门(出嫁)哪里了?”的场景会不会一代代重现?我也不知道……家长里短,融融泄泄,这种充满人情味的人情世故,也许就是乡下人的社交空间吧,比微信上的点赞,来得更亲切、自然,更有烟火气。

茶叶、牛肉丸可解乡愁

几乎所有潮州人都会说,我的命是茶给的。打从会说话开始,潮州的孩子就开始学喝茶。到每家每户第一件事就是吃茶。为表示尊重,还要换茶。有个笑话是说,潮汕人要吵架,也是先别急,喝完茶再吵。

有一年我回乡,一家家拜访过去,因为家家户户要有茶招待,不喝又不礼貌,结果一天下来,我恍恍惚惚,状如醉酒,客情太盛!

我的老乡们出门,总要带上旅行茶具,每到一处,就要摆来架势吃茶。最神奇的,有人因为塞车太厉害,干脆在高

速上喝工夫茶。因为喜欢喝茶,我曾经爬上潮州凤凰山,看到山顶上那些树龄长的茶树,树身上长着像青苔一样的“外衣”,当地茶农说,这样的老树有“山韵”。1497米的海拔,不算高,但很宁静,山上天池很蓝,像宝石,站在山巅,离天很近。

“潮菜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华料理。”这话,潮州人感到特别骄傲。现在潮汕牛肉火锅很火,在广州到处都是。脍不厌精,潮州人尤甚。一头牛的肉,这里爽滑,那里鲜美,一张牛肉分布图道尽精细的吃法,吊龙、五花腱、脚趾肉、胸口油……在以“食在广州”闻名的这个大都市里,炳胜、陶陶居、点都德的粤菜外,近年潮菜料理的鱼仔店也迅速扩张,要订个房间必得抢早。

有人说,没有什么乡愁是家乡的美食搞不掂的。是的,多数时候深以为然。所幸,现在物流发达快递到点,家乡的卤水朝发夕至。这几年来,每年节日,总是怀念小时候的味道,朋友们也总会在春天里寄来绿色朴籽果,端午寄来栀粽,以解我馋,解我乡愁。

我来自潮州,爱拼才会赢

潮州人走南闯北,生意做到海内外,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就是拼搏。在我现在居住的小区楼下,一些小店,老板苦挨苦撑,硬是坚持多年,硬是在广州立足。有一户卖水果的老板,孩子寄读在附近的小学,因为孩子喜欢足球,老板每月出2000元给孩子训练足球。不容易,老板说,为了孩子,不容易也得出。为了下一代,为了发展,他们努力打拼。这种精神,我以为是很乡土的潮州人的精神。老板不论大小,爱拼才会赢。20多年前,香港拍了一部片叫做《我来自潮州》,这部励志剧风靡一时,收视率奇高,道出海内外潮州人的这种心声。

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理解的潮州,很乡土,也感人。

“耕读传家”代代传 唯有读书滋味长

■李佳文(新快报记者)

我对家乡梅州是十分陌生的,因为长这么大只回去过两次,每次只待了两天。但如果要问我对家乡最深刻的认识,我脑海里第一个念头就是客家人“耕读传家、重教兴文”的传统。老家那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布衣暖,菜根香,唯有读书滋味长”,正是“耕读传家”思想千百年的传统积淀。

我上学前一天,奶奶给了妈妈一条藤条

今年9月,我刚满6岁的女儿迈进了小学的大门,开始正式求学的生涯。开学前,我母亲和我婆婆都给她包了红包,祝她求学顺利,我内心不禁羡慕起来。这和我当年上小学前收到的“开学礼”可有着天渊之别——我收到的是一条用家乡竹子制作的藤条。

至今我还记得我入学前一晚,我的奶奶拿出了两条藤条,郑重地交到我二伯娘和我妈妈手里。即将入学的我和我堂哥,一脸诧异地看着一手带大我们的奶奶。奶奶用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严肃表情交代我们的妈妈:“小孩子开始读书的时候难免会不听教,读书这件事要认

真对待。你们两个当妈的也别手软,该罚就罚,该打就打。”

回到家里,我妈郑重地把藤条放在了门梁上方,一个我踩着椅子也够不着的地方。我妈我爸告诫我,别想着毁灭藤条,毁灭了还会有下一根。从此,我挨打的日子就开始了。平时一个错别字打五下手心,计算错题打五下手心,如果是测验考试的错题,惩罚数量则会加倍。

那藤条看着细,打起手心来还真是疼,一打下去,我的眼泪就唰地流下来。

母亲在教训完我以后,经常会这样教育我:客家人从来都把读书作为安身立命求发展的最佳途径。家族里一直有互相供书教学的传统。“你外公,当年受惠于长兄下南洋好不容易挣回来的钱,读书考学进省城。现在,他对于留在老家的侄孙一直放心不下,定期寄钱回去让他们安心读书。你在不愁吃穿的城市里,不好好读书,你像话吗?”

第一次回老家,我懂得了“耕读传家”

就这样,在父母的不断鞭策下,我慢慢长大了。

15岁那年,我考上了执信中学。入



■作者近照。

学后的第一个国庆长假,爸妈第一次带我回到了老家梅州。

老家的房子坐落在一个种满柚子树的山坳里。登上小山坡,从家族祠堂俯瞰山村,可以看见很震撼的丰收景象:棵棵柚子树都被金黄色的硕大蜜柚压弯了腰,世间最完美展示“硕果累累”的画面莫过于此。但是,我也瞬间明白了山区耕地面积不足的尴尬,和耕读传家在梅州老家的必要性。

村里的远房亲戚告诉我,家族的远祖从陕西陇西迁来,面对梅州当地山多地少、人多田少的地理环境,家族一直相信读书求学是最好的出路,于是乎把“耕

读传家”奉为圭臬,“茅寮出状元”这句客家谚语也是家族里老人在教育孩子时喜欢挂在嘴边的话。

客家人迁徙路飘过的唐时风宋时雨,英雄的梦想与尊严都随着岁月飘散。唯独“耕读相兼”这种农本社会所追求的理想生活途径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当下,面对乡村振兴的新要求新形势,这种价值追求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耕种可以事稼穡、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以耕养家、以读兴家,让文明浸润乡土、让文化滋养乡情。